

明 儒 學 案

冊 八

明儒學案卷三十八 甘泉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 熊繩祖
徐光瀾

劉秉楨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呂懷字汝德號巾石廣信永豐人嘉靖壬辰進士自庶吉士出爲給事中復入春坊以南司業掌翰林院事遷南太僕寺少卿致仕先生受學於甘泉以爲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學者工夫無有着落枉自說同說異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故作心統圖說以河圖之理明之一六同宗二七同道三八爲朋四九爲友各居一方五十在中如輪之有心屋之有脊兼統四方人之心是五十也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至於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於天不爲氣質所局矣先生之論極爲切實可以盡

橫渠之蘊然尚有說夫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於太和以此證氣質之善無待於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爲理心不能離身以爲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曰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爲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爲歲未聞氣質之陷溺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於性先生之失離性於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先生所著有律呂古義曆考廟議諸書

巾石論學語

竊謂天道流行命也與心俱生性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實一本耳前後五者皆性於己而命於天世之人但知以前五者爲人性而不知節之以天理以後五者爲天命而不知求之於人心故孟子謂聲色臭味安佚之欲與心俱生人之性也然有本之天理而不可易者君子固不謂由於人性恣然自肆而不思所以節之於理也仁義禮智天道之懿一理流行天之命也然有根於人心而不容僞者君子固不謂出於天命而不思所以性之於己也夫心卽理理卽心人心天理無非中者然性本人心而有不出於理者是形氣之私而非性之真命出天理而有不根於心者是拘蔽之妄而非命之正性命合

一天人不間知而行之此孟子之所以亞聖也

答毛介川

○氣之存

亡間不容髮一念之得則充塞天地一念苟失卽墮落體膚是故孟子論養氣必以集義爲事此氣流行生生不息是吾之本心也義與心俱何以待集蓋忘助間之耳忘助人也勿忘勿助則義集人欲泯而天理流行矣程子謂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意同正謂是也

答曾

廓齋

○此理此心流行天地默而識之隨處充足烟花林鳥異態同

情俛仰之間萬物一體不言而喻若只恁地操持恐不免只是義襲

工夫到底得聖門所爲難耳

同上

○不覩不聞卽吾心本來中正之

體無生無死存苟有絲毫人力便是意必固我而生存之理息矣故君子戒謹恐懼常令惺惺便是生存之法

答戚南山

○

天以生物爲心生生不息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聚散隱顯莫非仁體性之所以與心俱生也循是出入是實有不得已而然者道之無內外無終始也直立天地貫始終內外而一之者人之所以爲仁也毫髮與道不相入便是不仁便自不貫便屬滅息是故君子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皆所爲以道仁身俟此命之流行也

答唐

一卷

○天命之中無不包貫此吾心本體也此心同此理同其爲包

貫亦無弗同流行神理豈有豐嗇厚薄哉唯其流行而旣形焉於是

二氣分五行判交錯不齊而理之神有不能盡然者矣非其本體之神有豐嗇厚薄也蓋陰陽五行適得其初則中中則心存心存則本體洞然而無所障蔽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神固不改也陰陽稍偏皆屬障蔽偏陰知柔偏陽知剛其障淺薄者易化深長者難化及其化也淺薄者可盡而深長者雖功深力至欲其本體清明瑩然如初畢竟不能譬如濁水昏溷之極雖澄清之久畢竟不如泉流初出山下之體也謂繫於所稟神理之數不齊雖得理氣合而不分然不免墮於理氣混而無別之弊與蔣道林○心統圖說正爲發明性善本於天理其言偏仁偏義氣質等語緣只是指點病根之所從來蓋性統於心本來無病由有身乃有氣質有氣質乃有病有病乃有修是故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戒懼慎獨所以修道身修道立則靜虛動直天理得而至善存矣非以氣質爲惡性與性善待並出也同上○靜坐工夫正要天機流行若是把定無念卽此是念窒塞天機竟添一障且如平日好惡與人相近與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盡屬動處何曾把定無念蓋一陰一陽謂道繼善成性乃是天則合下是個聖人之資稟天地至中至和之氣以生性道流行止於至善何動何靜只爲吾人稟氣不免有偏勝去處日晝紛紛客氣浮動念慮相

仍盡屬軀殼間有良心透露去處也自混過旋復埋沒故程子靜坐之說正欲和靖於靜中透露天機庶幾指點下手工夫方有着落其說實自孟子夜氣四端發揮出來雖然天德不可強見須涵泳從容不着一物優而游之厭而飫之恍然而悟悠然而得方是實見此則所謂莫見莫顯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只此意流行不塞便是王道吾輩但得此意常在不令埋沒卽就日用感應正處識取亦得不必拘拘專任靜坐間耳

與楊朋石

○古今天下人才不相上下辟如

倉公之筭藥食品類與今天下之醫之筭不甚相遠也而其生人殺人之功頓殊察脈診病主方用藥有當有不當耳居今之時治天下之事苟使盡當天下之才挽回之勢當必有可觀未可遂謂今天下盡無人也

與歐陽南野

○不肖妄意聖學嘗從諸賢之教作大公順

應工夫日用應酬智中頗覺定靜久久從容校勘雖有一二偶合去處然以揆之聖賢之道以爲便只如此則盡未也因而不能自信反求其故又三十餘年始悟心同形異知愚賢不肖之所自生以氣質有蔽之心只持無念便作大公順應此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可以底於道也

答周都峯

○昔人謂安土敦仁天下一人而已蓋種種病

痛都從自家軀殼上生試從天下一人上理會東西南北到處卽家

進退窮通何往非我如此省却多少魔障答趙雪屏○來諭性無氣質知有聞見氣質不能累性良知必藉聞見而後致愚不敢以爲然夫聞見者形氣之所感發也形氣不偏合下盡如聖人隨感而應此雖紛華波蕩之中猶自無聲無臭上天之載於是乎存而何聞見之與有若或氣質偏勝則感應失中此其軀殼物而不化之氣暗著心體所以往往自謂聲臭俱寂而不知其閉目靜坐猶自墮落聞見學問思辨兀兀窮年終日終身只逐聞見上奔走良知之致又將焉藉哉竊見古來聖賢求仁集義戒懼慎獨格致誠正千言萬語除却變化氣質更無別勾當也復王損齋○易言直內方外通書言靜虛動直皆兼舉互言畢竟是有內有外有動有靜欲一之不能若固儼侗不分以爲一則言靜不必言動言內不必言外言動與外不必又言靜與內致一之功要有不在區區分上求同而有無隱顯通一無二乃必有道矣心也者陰陽五行之中也有無隱顯一以貫之理也孰非心者氣質偏駁則感應失中內外動靜不得其理而一之道病是故君子隨分致力直之方之虛之直之理得心存氣變質化無內外無動靜純一不二而學之能事畢矣然則存省之旨亦何病於致一哉世之學者不責支離之病於氣質而求一於虛直直方之間迺責

支離於內外動靜必求合併於分以致一此其所以言愈神而道愈遠功愈密而幾愈離也

與黃滄溪

○方今吾輩學問不可謂盡無豪傑之才真切之士出於其間只爲學術欠明往往一出門來便以見

成聖人認在身上却不去實反之身心極深研幾以求自得是以自謂物來順應而不知已離大公之體自謂感而遂通而不知非復天下之故所以中庸卒章既言學者立心爲己而必繼之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意可識矣

答謝顯○近與一學者詩云直須對境無差錯方是山中善讀書仲木究竟此學有年方今曾自視對境何如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今之爲政者其當官未必盡不如古人要之其清其慎其勤緣只是做官曷嘗有保赤子之心在此所以雖極力繩把支持而卒不免於弊也

答沈仲木○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只今吾子但有好惡念頭須從父母心中流出方是實學

答趙敏行○

竊嘗以奕喻之羲畫八卦是棋盤定局文王八卦又說出一個行路車是直行馬是日行象是田行之類周易六十四卦如對局下棋又說出一個棋勢變處是如此時要如此行是如彼時又要是如彼行雜卦傳却是發明周易卦變只是一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是

故六十四卦者三十二卦闔闢之謂也有吉有凶有消有長有進而存有退而亡是故剛柔憂樂與求見雜起止盈衰之類種種不同而其爲一闔一闢一往一來無非道之變動夫子觀時察變其於易也思過半矣答詹孟仁○太極之極卽下文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之極極處便是生處此陰陽統會之中所爲天地之心不動不靜之間是也故言易有太極陽爲陰根陰爲陽根一理流行生生不息是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故言太極本無極也答葉德和○種種計較利害得失之私都向氣質上生德性用事百般病痛都消是故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直則直讓則讓只有面前一個道理曷嘗有個直之不可讓之不可道理在昔日太王避狄何曾生着一個讓之不可之心世守勿去何須多着一個直之不可之心讓之不可直之不可畢竟是計較利害得失之私氣質所生也同上○古人無入不得境界元不是一切丢放度外只求一快活便了其曰素位而行千緒萬端物各付物不知有多少條理在反身循理莫非天理流行之實活潑潑地有絲毫人力不得而與焉者此之謂自得這個境界若不由戒懼慎獨格致誠正上得來恁他說得活潑潑地若丢放得下便是強自排遣同上○天理良知本同宗旨誠得原因著脚則千蹊

萬徑皆可入國徒徇意見不惟二先生之說不能相通古人千門萬戶安所適從今卽便于良知天理之外更立一方亦得然無用如此故但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學問不從這上著脚恁說格致說戒懼說求仁集義與夫致良知體認天理要之只是虛弄精神工夫都無着落同上○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則也天則流行陰陽未有偏勝闔闢往來本自生

生不息形聚質成軀殼氣生陰陽交駁志以氣行而天道或幾於息矣以故一旦軀殼既敝積陰不化之氣不可反升於天依草附木爲鬼爲祟頓令此身飄流散落弗獲歸根復命與草木同朽腐而已矣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繼善成性不以生存不以死亡生生化化通乎死生晝夜而知者歸根復命之謂也雖謂之不死可也釋氏說法度人宗旨不過以蘊空之說爲根本聲音之道爲作用不落鬼道爲法門今所傳心經字母其本教也而其爲末法又不過窺見世俗積惡任氣死則物而不化鬱陰愴悽游魂如夢直以饒鼓聲音散之是驅之速於滅亡而已豈有所爲聖賢安身立命之道哉予昔爲太僕時直宿隸告以夜中有鬼投石隸舍終夜不息隸舍之西爲亭池空地直繞衙後予視之見有空房一區幽陰

闡寂蓋人跡所不臨之地予問此何房有老隸密告以故予曰噫嘻
積陰聚而不散以聲音散之當止乃令直夜敲擊梆鈴叫噪其中旬
日之間鬼不復投石予豈嘗修齋念佛效法超度邪聲音散之已焉
耳答祝介卿○道心惟微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聲臭皆屬氣質爲
輕躁爲怠忽粗率浮動百孔千瘡皆從此發危莫甚焉是故精者不
粗之名一者不二之名不粗不二更無聲臭可言氣質變化而天載
存矣執中之道也答葉德微○予年十八九時切慕聖賢之學日涉
蹊徑旋開旋塞一日讀延平語錄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子竊
嘗試之積日累月稍覺氣質漸次清明問學漸次得力是故喜怒哀
樂未發豈真冥然無覺之謂也苟真冥然無覺則戒慎恐懼孰其尸
之白沙曰戒慎恐懼閑邪存其誠而已是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
之不可掩也曲能有誠推而致之形著動變誠斯立焉至誠之德著
於四方悠遠博厚高明而一本之道備矣是故不知反觀不可與語
於閑存不知閑存不可與語於戒懼此吾儒存省思誠之學與異端
枯寂蘊空毫釐千里之辨其曰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非可觀者幾
何其不流而爲虛無之續也李靜齋榮獎序○一友曰日用應事只
從心之安處便是良知又一友曰予往於此心之不安處求而得之

東廓曰良知者心之真知也天然自有之中也良知發於心之所安固也非其所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真也發於心之不安固也非其所以不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真也皆病也氣質誘之也是故戒懼慎獨之慎從真學者只常常戒慎不離無分寂感一以貫之此其爲致良知而已矣

東廓先生文集序

○廣信婁一齋先生受業康

齋之門歸與其徒論學饒陽永豐潘夏二先生遊焉潘德夫方正嚴毅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夏東巖則性度春和涵養純粹人以明道方之一日謁先生於家先生飲之其姪貞獻新釀秋酒請爲令先生時方督學山東笑語懷曰某此去不能爲新奇酒令但循古套行酒期於浹洽不亦可乎先生兩楹對語有天人一處須由敬內外忘時始是仁之句先生指謂懷曰某平生問學只此二語是用功最得力處

東嚴文集序

○聖人之道在心心之道在天地天地之道見於

陰陽陰陽之道著於易河圖之數易數也而天地聖人之道存焉是故易有太極太極者天地之心陰陽所始實無始也陰陽所終實無終也一理動靜兩儀肇分一二三四五水火木金土生焉六七八九十水火木金土成焉生者爲動爲陽爲天成者爲靜爲陰爲地動陽之陽一二爲太陽陽之陰三四爲少陰靜陰之陰六七爲太陰陰之

陽八九爲少陽中分二儀橫列四象一變一合八卦相盪天太陽之陽一水生象乾太陽之陰二火生象兌少陰之陽三木生象離少陰之陰四金生象震地太陰之陰六水成象坤太陰之陽七火成象艮少陽之陰八木成象坎少陽之陽九金成象巽天卦四地卦四一六同宗位北水二七同道位南火三八爲朋在東木四九爲友居西金陽極於五陰極於十如輪之在心如屋之在脊合之有中分之無迹兼統四方有極無極土之所以成始成終太極之象也方其天道流行動而生陽一二三四陽動斯極動極生陰造化萬物陽變爲感應隨陰合洪纖高下各肖形色六七八九四陰一氣地道終畢陰極陽至天根動萌精純粹美是故心生形成萬物咸備少陽木之性仁太陽金之性義少陰火之性禮太陰水之性智信兼四德五性是眞心統性情道根天地乾道爲性坤道爲情是故仁之端惻隱寬裕溫柔有容少陽木之應也義之端羞惡發強剛毅有執太陽金之應也禮之端恭敬齊莊中正有敬少陰火之應也智之端是非文理密察有別太陰水之應也剛柔之中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人極者心也是故知覺運動不足以盡心陰陽有統剛柔有中三極一本原始要終心之則也是故禽獸之倫有知覺亦有運動生同本原成襲

偏氣陰塞陽拘識心私己草木之無知識偏塞之極也人亦物也動
靜變合周流復始陰剥陽生虛含萬理此其形合神存靈通知類也
然陽奇陰耦天清地濁陽以陰成天從地作游氣因依互有純駁純
者聖駁者愚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木多偏仁金多偏義火多偏禮
水多偏智陽多偏剛陰多偏柔多微者偏多甚者惡五性感動弗由
於則人心妄天理塞此其所以去禽獸不遠也是故善學者恆求其
端於天正心正此脩身脩此擇善擇此固執執此理得心存氣變質
化行此四德徹上徹下無餘欠無假借天人同歸死生晝夜孟子言
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修身立命至矣哉

心統圖說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何遷字益之號吉陽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官至南
刑部侍郎萬曆甲戌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學於甘泉京師靈濟之會
久虛先生入倡同志復之先生之學以知止爲要止者此心感應之
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非止則退藏不密藏不密則真幾不
生天則不見此與江右主靜歸寂之旨大略相同湛門多講研幾而
先生以止爲幾更無走作也其疏通陽明之學謂舍言行而別求一
心外功力而重任本體皆非王門種子亦中流之一壺也張鹵疏先

生撫江右不滿人望惜哉

吉陽論學語

自釋氏出儒者襲之相率以虛爲知而卒無以體物弊亦久矣近代致知格物之學復明學者類知求諸應感之幾以順性命而成化育於是天聰明之蘊庶幾爲天下利而空寂窠臼若將推而易之由孟軻氏以來未有臻斯旨者蓋孔門遺意也此義既明誦說漸廣世之學者乃或不能究其微而高明之士又益過之承接依稀之見自信當下侈然以爲流行而反之天則往往疎漏粗浮將使明明德於天下之學又復一晦而彼空寂者流反將以其所獨至者掩之此豈致知格物本旨哉予嘗遡而求之道有本末學有先後大學教人以知止爲先而後定靜安慮由之知止而後能定靜安慮者致知以格物也定靜安慮而後能得者物格而後知至也是故知止之義雖高明之士有不能舍之以徑趨者甚哉聖人爲學者慮至深遠也止者此心應感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善而無善所謂至善也有所不止焉思以亂之非其本體也是故聖人亟指之而欲以其知及之信其本無不止之體而究其有所不止之由卽應感之間察流行之主使所謂不思而明有則而不可亂者卓然見於澄汰廓清之餘

而立於齋莊凝聚之地是則知止之義蓋致知格物者所必先而聖人之所爲亟指也由是而定靜安慮其爲消融長裕雖甚敦篤精密思以效與能之才而不可廢然非知止抑孰從而竭之蓋不知止則其思不一其思不一則其主不藏其主不藏則其幾不生其幾不生則其則不見如是而曰定靜安慮皆誣而已學焉而不得其旨其流未有不至於漫焉以自誣者夫以枯亡反覆之體侈然於感應之間而欲責其當下流行之幾以充致知格物之量是索照於塵鑑而計溝澗之必江河也惡可得哉彼高明之士苟能反身而絜比之亦可自悟矣贈滄守胡子序○陽明之學要於心悟而取撰於致知將以探言行所本闢夫滯見聞而習度數者之非而究其知出於自然亦以信其所不息而擴其所必燭彼舍言行而別求一心與夫外功力而任本體皆非其旨也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卽聖不假學力內馳見於玄漠而外逃失於躬行後生不察遂謂言行不必根心而聖人之學不足達於用由是繼之以畔夫良知曰致蓋必舉其靈晰圓神出於自然者恍然澄定於廓清凝聚之餘而日見其參立於前而後養以長裕漸以銷融使其精微中庸皆將畢於竭才以幾渾合如是則所謂心悟者非百倍其功不可入而至於長裕銷融固未嘗忘所有

事也此豈無假於學哉 龍岡摘稿序 ○理一而分殊知先後者其庶乎知止始條理也立主宰以統流行非遺外也先立乎其大者爾定靜安慮終條理也流行中精此主宰非離根也致其用焉爾儼伺似理一防檢似分殊遠矣哉然則奈何曰由知止焉精之而已矣 ○知者行之主行者知之用良知良能其體一也致知格物其工夫亦一也學者能使其明覺之幾歸於精實則知行一矣虛見非知也襲義非行也二之故也二之者離其體之謂也故立本以利其用君子務焉○成己卽能成物非推也傳有之有諸己而後求人無諸己而後非人奈何曰物有本末學有先後始也盡其性而物體焉所以道之也既也察諸物而性盡焉所以齊之也齊而不道謂之無本霸術是已道而不齊謂之遺末二氏是已有始有卒聖學其幾矣乎○周一己之善仁歟贊一世之化知歟天地萬物有根竅焉往古來今有宗統焉君子中天下定四海仁知之事也乃所性則不與焉些子頭柄全其爲人之道而已故人也者天地之靈也萬物之命也往古之藏來今之準也知此謂之知學信此謂之信道 ○學必有見見不以默是神識也非性之明覺也學必有造造不以深是襲取也非性之真養也學必有措措不以時是力魄也非性之動以天也性者上天之